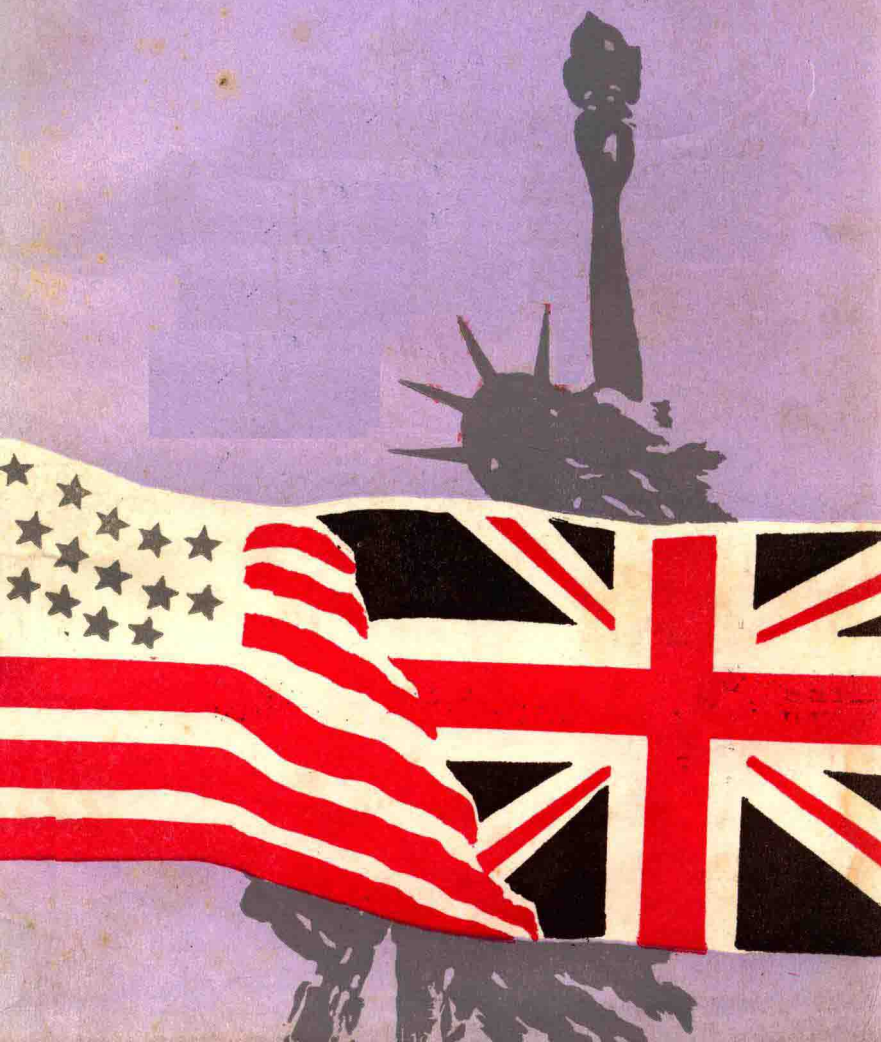


英美小说剖析

〔英〕玛乔莉·博尔顿 原著 林必果 译



英美小说剖析

〔英〕玛乔莉·博尔顿 原著
林必果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8年·重庆

Marjorie Boulton

THE ANATOMY OF THE NOVEL

本书根据ROUTLEDGE & KEGAN PAUL Ltd • 1979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 陈世勇

封面设计 徐赞兴

技术设计 忠 凤

〔英〕玛乔莉·博尔顿 原著 林必果 译

英 美 小 说 剖 析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、发 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57千

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 320

*

ISBN 7-5366-0706-7/I • 138

定价: 2.10元

译者序

本书作者玛乔莉·博尔顿是个从事文艺批评的专业作家。从事专业写作以前，她曾在师范学院教授过二十四年英国文学，并作过八年院长(1962——1970)。她著述甚丰，其中最负盛名的，除本书外，尚有：《英美诗歌剖析》，《英美散文剖析》，《英美戏剧剖析》，《语言剖析》等。她还是一位著名的世界语作家。

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，是要为开始学习文学课的大中学生和有志于文学研究的一般读者，提供一本学习研究小说的入门指南，同时也为工作繁忙的文学课教师提供一本简明扼要的小说手册。

由于小说是西方文学史上发展最晚的一种文学体裁，其系统的理论研究相应地也成型较晚，迄今也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。所以关于小说理论，尚无高深完备的巨著问世。这本书，尽管部头不大，但却继承、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综合了西方习用的批评方法，再加上作者本人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，以及雄厚的知识基础，故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双管齐下，对古往今来的英美小说作一深入浅出的科学剖析。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：情节、背景，

人物塑造，叙事结构，对话，背景，不同作家的惯用技巧，不同小说的类型等等。作者知识渊博、经验丰富，所以在论述分析过程中，能够在古今英美（西方）小说的海洋里纵横驰骋，旁征博引，作鞭辟入里的剖析。尤其是人物塑造、对话、背景诸章中，作者列举了许多实用有趣的实例，不仅可供研究文学的学生参考，还可作为研习文学创作新方法的人们的借镜。关于试验小说一章，更总结了几十条西方现代各流派试验使用的新技巧，可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参考。本书在旁征博引的同时，还在各章中，从不同角度集中分析了五部“主流小说”：狄更斯的《艰难时世》，乔治·爱略特的《织工赛拉斯·马南》，亨利·詹姆斯的《欧洲人》，阿诺德·本涅特的《五镇上的安娜》，和约瑟夫·康拉德的《密探》。这样一来，本书就既有理论又有实际，既有点又有面，而且点面结合：既是一本知识性的读本，又是一本饶有趣味的读物。通过本书的学习，读者定能提高分析、欣赏英美小说的能力，并扩大其学术视野；从事写作的人也可从中学到许多新的创作技巧。本书可供我国大学中，英文专业学生、大中学文学（语文）教师，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学习参考之用。

本书是写给英国的大中学生和教师作阅读参考之用的，反映了西方文学批评训练的许多基本点，对我国读者（诸如学习文学的大中学生和教师）不无认识价值和参考价值。总的说来，书中多数观点是可以接受的、或是可取的；但是由于作者毕竟是个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作家，其思想难免打上其阶级和社会的烙印，所以书中也有不少使用极端

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分析文学现象的地方。如过分强调抽象的“人性”，（这就和马克思关于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〔注1〕之说，完全背道而驰），还有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，有时有贬低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的倾向等，读者阅读时不可不注意：凡遇到这类问题时，读者都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加以批判。只有这样，批判地使用，我们才能作到“洋为中用”，从本书中吸取有益的知识，用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。

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75年，原名叫 *The Anatomy of the Novel*。译文是根据英国伦敦的劳特利奇——基根·保罗出版有限公司 (Routledge & Kegan Paul Ltd) 1979 年的版本翻译的。

译者

1987. 10. 1

〔注1〕 马克思：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，（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（四卷集）第一卷第18页）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小说的概念	1
第二章	逼真性	20
第三章	叙事的观点	41
第四章	情节	61
第五章	人物	103
第六章	人物展现法	127
第七章	对话	146
第八章	场景和背景	179
第九章	主要主题	201
第十章	背离传统的小说	210

第一章

小说的概念

小说乃是虚构文学的一个分支，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，然而人们对故事的兴趣，却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久远。

我们对故事的喜爱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：一是我们乐于用幻想宽慰自己，从中获取乐趣，一是对现实有一种好奇心，对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有洞察了解的欲望。二者尽管貌似对立，但要将其截然分开，常常也非易事。

小孩们会(多半是嘻嘻哈哈地)假扮兵士、牛仔、护士、野兽、父母等等；然而成年人也同样具有一定形式的幻想生活的——否则，观众看了由詹姆斯·瑟伯^{〔注〕}的精彩故事《沃尔特·米蒂的秘密生活》改编的电影，就不会纵声大笑了。将自己置身于虚构故事的情节之中，扮演称心如意的角色，这

〔注〕 James Thurber(1894—1961)，美国幽默作家。——译注

是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。我们对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，通常都羞于述及，甚至感到惭愧；我们明白，自己的许多幻想都极荒谬，常常很不体面，而且永远是自私的；然而幻想绝非毫无益处。它是一种廉价的、可望也可即的乐趣，还是情感的安全阀门。与勃然大怒、或盛怒中毁坏贵重财物这类发泄感情的方法迥然不同的是，它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。耽于这种白日梦般的幻想，可能会浪费时光；可是要那么讲，从事任何娱乐活动，都是对时间的太大浪费。有时候，我们在观察自己种种幻想的过程中、会对自己的真正意愿、弱点及意向有所认识，从而增长一些见识。幻想的危害主要是将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造成的。白日梦式的幻想可能会诱使我们过高地要求别人；诱使我们自欺欺人，对自己的动机视而不见；诱使我们企望问题能自我得到解决；或者诱使我们对生活中人所难免的困难怨愤不平、对他人身上的缺陷心怀不满。

伟大的小说家常常描绘自欺欺人的幻想所造成的危险：这便是乔治·爱略特尤其喜爱的主题：

总有一天，她将能够想戴什么耳环就戴什么耳环的。她此刻已生活在一个衣着华丽的幻想世界中了：这里人们穿着闪闪发光、软和舒适的绫罗绸缎，正想去打猎时，莉迪娅小姐的女仆打开小姐的衣柜让她看见的那种衣服。她感到自己臂上戴着手镯，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，正对着高大的穿衣镜端详自己的容貌呢。（《亚当·比德》）

以上描写的是糊涂的贫家女海蒂·索雷尔希冀得到绅士阶级人士的爱情，妄想成为富家主妇的梦想之一部分：这些幻想把她引向毁灭性的失望，惨遭屈辱的下场、和被判流放的结局。在《但尼尔·狄隆达》^{〔注1〕}中，葛安陀琳·哈利斯梦想如何靠结婚来解决其经济问题；而向她求婚的格兰考特却抱着更令人不快的幻想：他希冀要制服一个勇敢活泼的姑娘。她们二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凑在一块儿，就构成了一樁不幸婚姻的现实。简·奥斯丁对幻想造成的危险的描述很能发人深省；例如，她的《理智与感情》中的玛丽安这个人物就很能引人思考。玛格丽特·奥利芬特夫人^{〔注2〕}是个知名度不及前二者高的小说家。可是在其最佳作品中，例如在《马奇班克斯小姐》或在《巢中杜鹃》里，她对幻想的欺骗性及其终归导致的失望，描述得也十分出色。很可能，着重表现这一主题的最著名小说，是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不过，大多数优秀小说都包含有这样的成分：描述人们如何受到生活的教育，最终从幻想中走出来，向着更好地把握现实的目标迈进。

把幻想作为准许放纵的自我陶醉，作为安慰性的自娱——对这方面的幻想，小说家们历来没太注意表现。早期小说中表现这类幻想的一个例子，是简·爱给罗契斯特先生

〔注1〕 Daniel Deronda，是英国女小说家，乔治·爱略特的小说，发表于1876年。

〔注2〕 Mrs. Margaret Oliphant; (1829—1897) 苏格兰女小说家。——译注

看的那一组富于想象的图画。本世纪有的小说家，也许受到精神分析法所揭示的新认识的影响，对这一主题作了更充分的处理。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艾伦·西利托^{〔注1〕}在其《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》一书中，把幻想作为工厂日常劳动中的慰藉的描写。丹顿·韦尔奇^{〔注2〕}绝妙地捕获了一个学童的想入非非的幻想：

他看见自己不愿上学，逃离家乡，从此销声匿迹了。他独个儿在伦敦，住在一间装有煤气灶的小屋里，正坐在桌旁干活。这活可能是在写一本书，或是在画一幅画，或甚至是在织一块羊毛垫子。是什么都没关系；反正这是真资格的工作，而且是独自一人、无拘无束，快活极了。以后到了懒散的时刻，就在煤气灶上做饭：把巧克力刮成卷发状的小环圈，让其落入盛着热牛奶的平底锅里，把煎蛋饼在锅里铲得老高；或者，在锅里铲来铲去的不是煎蛋饼，而是薄煎饼吧？

他的家长和学校的校长、老师都像野兽一样，在小屋四周潜行，拟伺机缉拿他。他们都长着獠牙利爪，就像尼布加尼撒^{〔注3〕}一般；然而他们却都拿他莫可奈何；因为小屋的房门锁了两把圆筒锁，还用四根门闩闩牢了，窗

〔注1〕 alan sillitoe(1928—)英国现代小说家。——译注

〔注2〕 Denton Welch(1915—1948)中国出生的英国小说家。——译注

〔注3〕 nebuchadnezzar (?—562, B. C.)巴比伦Chaldean王，在位(605—? 562, B. C.)。见《圣经》列王记，下，24章，但以理书1章4节。

——译注

上装的是防弹玻璃。

他仅夜晚才出去；即便是夜晚外出，他也是从房顶爬出去。房顶上装有一种机关，有点像老式布店里把钱飞送到收款柜的那种装置。他只需要牢牢抓紧装置的铁丝就行了，然后他希望到什么地方去，就会发现自己嗖嗖地穿空而过，向目的地飞去。而他那些利爪獠牙的家长和老师，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自己头顶一百英尺的高空逍遥自在、大模大样地凌空飞过，他们只有望天兴叹，切齿咒骂的份儿。（《青春乐》）

承认幻想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一认识已成为詹姆斯·乔依斯的《尤利西斯》以及其他许多试验性小说极大依赖的基础。

我们那非常隐密、幻想自娱的习惯，是艺术性虚构文学产生的滥觞之一。好友之间可能会共同分享、共同创造幻想，藉以相互安慰、相互提供乐趣；这种朋友间的幻想较之于个人的幻想，更需要逻辑上的连贯性及连续性。而小说家则是为人数更多的听众（读者）创造幻想的人。

由于虚构文学专讲些并未发生过的事情，又因为幻想可以诱使我们误入歧途，因而有些道德家便凭想象一直认为一切虚构文学都是邪恶的。柏拉图就把诗人摈斥于其理想国的国门之外。在英国的共和政体时代，执政的清教徒政权也封闭了全国所有的戏院。一个名叫阿瑟·J·奈什的贵格会教徒于1862年写道：“不加选择地乱看小说，或甚至经常看小说，

几乎可说是花费年轻人时光的最危险的事情了。”〔注1〕他承认，基督教徒有时也可以找一本好小说看看，就像司各特或费尼莫·库柏所作那种，目的是从中获得教益。然而在埃德蒙·戈斯〔注2〕所生长的那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中，绝无小说的容身之地，就连埃德蒙自己喜欢自编故事的爱好也被谴责为邪恶有罪，大逆不道。而简·奥斯丁笔下那位浮夸自负而又极端虚伪的牧师柯林斯先生〔注3〕，则“申明他从来就不看小说。”（倘若他曾看过小说，或许还能略微体察一下别人的感情。）

然而，虚构文学有别于撒谎，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：撒谎是以欺骗为目的的，而虚构文学的目的则是要愉悦读者。

假如我搬弄一个叫特里斯特拉姆·杜鲁门的人的是非。他本是个忠实的丈夫，又有一个温柔贤淑、通情达理的妻子；我却议论他说：“杜鲁门同那个金发碧眼的荡妇在药房里调情啊！你听着，这事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他妻子耳朵里去的。那时就该有好戏看了。她脾气暴躁得吓人——稍不如意就要摔盆砸碗的。”

这纯属谎言，既恶毒又残忍；人们可能会信以为真；一旦人们相信其为真事以后，它就要造成极大的危害了。可是

〔注1〕 见F. J. 尼科尔森著的《贵格会与艺术》，朋友之家服务委员会出版，1968。〔原注〕

〔注2〕 Edmund Gosse, (1849—1928), 英国诗人及文学家。这句话所述内容引自他的自传体小说《父与子》(1907)——译注

〔注3〕 Rev. Collins, 为奥斯丁小说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的人物。——译注

或若我仅只议论他的秃头，说：“你可曾听到最新新闻没有？麦仙翁——蛀衣虫体育运动辛迪加已获得了租用特里斯特拉姆的秃头的租借权。他们将在他头上修建一条滑雪道，并在他的左耳上建一个卖蜂蜜橘瓢三明治的棚店，还要沿他的鼻子往下为孩子们修一条滑运道。”

这听来是不太文雅有礼；可是它与恶毒的谎言相反，是无害的谎言。其实它根本就不能算谎言，因为谁也不会相信它：它是一种以娱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。我们都不致于会如此愚蠢，居然会把小说中的字字句句都照字面理解成真人真事，而加以相信。我们更可能会被自己个人的幻想所欺骗，因为这些幻想是从我们内心的冲突和愿望中涌出来的。

虚构文学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，使我们乐读不疲，其所依靠的不仅有我们想从幻想中获得娱乐的癖好，还有我们对现实的关心和兴趣。甚至梦有时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情感；这一点人们远在精神分析法问世以前就已意识到了；而比之于梦，艺术性虚构文学则具有神志更加清醒、更多地受到意识的控制支配、更加客观的特点。雪莱为诗辩护的言论也同样适用于小说：

一个人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好人，就必须认真热情、广泛深入地运用他的想象力去设想；他就得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、置于许多旁人的位置、设身处地地去想象；他就得把全人类的疾苦与欢乐视同自己的疾苦与欢乐。而使道德臻于完美的得力手段便是想象力；诗歌就

是靠对原因发生作用而有助于结果的。（《诗之辩护》，
1821年）

一部优秀小说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。这话的意思是指：它不掺假地、观察透辟细腻地、很具启发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生一个部分的图画。例如，乔治·爱略特的《米德尔马奇》，简·奥斯丁的《曼斯菲尔德庄园》，亨利·菲尔丁的《汤姆·琼斯》，亨利·詹姆斯的《贵妇人的画像》，约瑟夫·康拉德的《吉姆老爷》，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，格雷厄姆·格林的《问题的核心》，等小说所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人生经验，比花七个晚上去喋喋不休地讲述肤浅的“真人真事”，使我们获得的还要多。一幅关于世事人生的成功的虚构图画，可以增大我们的同情心，可以增进我们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观念，可以培养我们识别道德是非的能力。这种图画可使人类的德性、弱点、苦难、需求、相互关系等，在我们眼前变得远比抽象定义或含糊不清的规劝，显得真实、实际得多。这种图画能使我们对自已的所作所为而引起的后果有更深刻的认识，（这是能帮助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作出明智决定的一种重要学问）。这种图画具体生动地告诉我们：人物性格是如何造成行动的，而这些行动又将向何方向发展。对于我们身上那种损人利己、自欺欺人的劣质，我们通过阅读简·奥斯丁，乔治·爱略特，亨利·詹姆斯，艾丽斯·默多克等作家的小说，比听一些不讲究方式方法的长辈的训斥，能获得更深的了解，因为长辈们训戒我们时那种强加于人的

态度，那种动辄发火的脾气，都令我们怨恨不满。最优秀的虚构文学，是补充、增强我们道德心的一种辅助剂，是对我们进一步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，有时还会打破我们心灵的宁静，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感情经验。

我们能够指出最优秀的小说同数量众多的次一流小说之间的区别来，尽管二者之间的界线可能会模糊不清，二者在很多点上可能会相互重迭，还有许多范围可能归属难定。我们知道：前者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基本真实、对人心智有所启迪的生活图景；而后者，说得确切点仅属于经过巧妙的组织安排的、才气横溢的幻想范畴而已，并不比消遣品高得了多少。品德高尚、才华出众的牛津大学教授本杰明·乔依特〔注1〕在致友人书中曾写道：“人们利用时光的诸多方法中，难有较之阅读一本优秀小说更佳者。”他写此语之际，脑子里想到的，肯定是第一种小说，诸如《亚当·比德》或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之类。

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更加近乎纯粹的幻想，只能划作逃避现实的文学一档的小说，我们也不要太摆道学家的架子，对其不屑一顾。小普利尼〔注2〕就曾说过，没有一本书会坏到开卷不获一益的地步的。阅读消遣性文学作品，我们仍可于不知不觉间、点点滴滴地获得许多关于异域他邦、古代社

〔注1〕 Benjamin Jowett, (1817—1893), 英国学者，牛津大学教授，尤以其英译的《柏拉图对话集》(1871)，亚里斯多德的《政治学》等闻名遐尔。乔氏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优秀教师之一。——译注。

〔注2〕 Pliny the Younger, (A. D. 62—113), 古罗马执政官，作家。——译注

会，关于他种社会形态的背景，关于其他行业的情况等实用的百科知识；阅读这些作品，我们甚至还可以学到一些有关性格、动机和道德的、有实用价值的见识。从亚瑟·柯南·道尔，多梦西·塞耶斯^[注1]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奈欧·马什^[注2]这些人的侦探小说中，从约翰·克里西^[注3]的警察冒险故事中，甚至从伊恩·弗莱明^[注4]那些感情冷漠的恐怖小说中，我们都可能发现天然金块般的健全的见识，甚至还会发现同情怜悯之心，还会令我们想起自己也曾影响过旁人的类似行为。直到我们能感觉出乔治·爱略特或查尔斯·狄更斯比阿加莎·克里斯蒂或柯南·道尔伟大得多之前，我们都还不能算作成熟的读者；如果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文学研究者，则我们就理应能够对他们间的区别说出点道理来；然而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一个阅读范围从未超过较好一类逃避现实小说的人，也比一个只零零碎碎地看看报纸的人，学识渊博些，更能作个令人愉快的同伴，更能宽容别人，更富于同情心，至少也更聪明、更有见识。

此外，对于纯粹的逃避现实文学，我们是否有必要完全排斥呢？那个卷缩在扶手椅上看《半生不熟的香肠卷的线索》的人，或许整个白天曾在一所学生人数超员的学校里，费尽

[注1] Dorothy Sayers(1893—1957)，英国女侦探小说家。——译注

[注2] Ngaio Marsh(1899—)，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女侦探小说家。——译注

[注3] John Creasey(1908—1973)，英国高产侦探小说家，1932—1973年间，估计出版560部书。——译注

[注4] Ian Fleming(1908—1964)，英国小说家，专写间谍小说。——译注